

泗州續志



泗州志乃知州汪應軫爲之

判官侯

廷訓又益以

帝迹官師政賦禮教災患兵防六者皆

稱闕遺而今備矣嘉靖七年夏五月

初吉有事泗上知州袁淮備判官臈

而取正焉將非重職方之教乎詠觀

之曰大哉

帝迹乎實惟天啓

聖神而王業是基不可不大書特書者
也官師明則臧否式昭而勸懲之義
公矣曰政賦曰禮教曰兵防周禮具
載曰災患春秋必書不遺皆是也政
賦志復哀舉四事十害而三致意焉
有味哉予安得聚群有司于堂之下
出肺肝竭唇吻而遍語之俾各以四
事自勉而仁而廉而公而勤師師然
稱吏之良也抑且力去其所謂十害
者斷獄無不公聽訟無不審囚繫無
淹延無慘酷用刑無汎濫追呼無招
引告訐無重疊催稅無科罰取財無
縱吏下鄉無低價買物吾民斯有瘳
矣此尤肯綮者也乃若詞翰則鋪張
聖製以顯忠諫以儆有位誰曰不可他

有作者惟夫風教與政體與吏習與民隱而有闡焉斯亦錄之苟扞格於是數者卽洪辭廣調直遺之焉爾矣夫事舉其要言刪其煩斯固志法乎盍慎圖之

嘉靖戊子仲夏既望蘭谿漁石唐龍書于桃源舟中

直隸鳳陽府泗州爲根本重地典籍事嘉靖七年三月十二日抄蒙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郭批據本州判官侯廷訓呈前事切聞之爲國固必以禮而文獻貴其足徵此成周所以獨隆而我

朝於昔並駕者也泗州之地曰維維帝鄉去城北一十三里

三廟太皇陵寢在焉而盱眙之木場津里實我仁祖所居是生生太祖高皇帝以王天下以幸萬世愚謂今日之泗

州固成周之邵邠也詩七月生民篤公劉諸篇皆可謂根本深長之思者矣泗州有志所當紀者非

帝迹孰先焉乃往時守臣一時草創不能悉大為缺典職因周詢耆舊間有所聞采稽舊志罔敢即安且以忠諫如李紹賢而不錄於人物其他政事大體所係者亦多未盡誠恐世次愈遠傳信於疑舊迹新聲空遺故老謹用謀及師儒暨耆老人等別立義例為泗志備遺二卷以附於舊志之後庶乎具一邦之典

籍而於

祖宗王迹之所起亦求有稽矣緣係根本重地典籍事理未敢擅便理合備由具呈伏乞照詳明示施行蒙批史臣贊唐太宗曰除隋之亂比迹湯武本院不佞敢替我

太祖高皇帝之功德曰除胡元之亂比隆湯武蓋桀紂與隋之暴亂一時而已豈若元之亂華百年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遍染腥大時羶盡汚胡風是使三綱淪九法斲天地失其位日月失其明四時失其序鬼神失其吉凶

矣我

太祖高皇帝提劍一掃乃復天地之常其功其德
不比隆於湯武耶奉

命來巡鳳泗地方叩謁

肇基隆寢益知

積累之有自慶福原祉孰無親賢樂利之心當

此候代之時泗臺聽駐暇長汪守所製泗州

志二冊愛其辭尚謹嚴而惜其缺遺猶存然

野宗泗爲

聖人祖鄉聖不自聖臣子被衣冠文物之美得以

誦孔孟而樂堯舜者固不當揄揚其盛矣乎

侯判有意及此是知所重而非漫妄者矣仰

州卽爲查處舉行以成全志此繳等因蒙此

依蒙牒行本官遵奉批呈事理施行外本州

合就量爲動支無礙官錢刊刻附於舊志備

照施行

嘉靖七年三月十五日

同而覺其有不可已者如泗州

嘉慶七年三月十五日

題詞

全神靈感懷夫無窮官疑此院柳於善志關
對業制計本官魚米外是軍駐於此本此
州州為查閱舉計此為全志此舉善因蒙地
對國首意又此是味似重而非曼安善矣叫
歸亦益而樂是哉昔固不當命辨其為矣乎

泗志備遺錄序

愚竊罪于泗者三年無能厥官尚猷

詢黃髮以求典故庶罔所愆然志籍

多有缺遺而耆彥亦少足咨者俾愚

張俵然罔克施于有政信乎文獻足

徵而後可以治也乃與泗庠學正黃

君耀輦暨諸士友旁搜博訪眾謀僉

同而覺其有大不可已者如泗城北

一十三里我

德祖玄皇帝

懿祖恒皇帝

熙祖裕皇帝三陵在焉而我

太祖高皇帝誕生實寓於盱眙木場津

里當時亦有湯沐殊恩及

累朝禁例乃不紀

帝迹此大缺典也下此則李大行之死

忠一代名賢而不錄於人物泗居濱

淮水患是切而不載捍淮方畧田賦

而不究其偏重之因兵防而不及夫

民兵之實有廣濟倉而軍儲之數無

所爲稽有驛遞而夫役之供應莫知

從出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揆諸禹謨

九功洪範八政所遺多矣蓋自正德

辛巳汪守子宿草創一脩值我

皇上龍興亟趨召命則當時之不服詳
與夫嗣後之當續書者寧非後賢之
責哉顧愚無作史之長而乃抱救時
之志因為備遺二卷以俟君子于時
新守袁子適至樂與訂正且請於巡
按公刻之是用序其端云時嘉靖戊
子孟夏初吉泗州判官東甌侯廷訓
拜手謹書

泗志備遺目錄叙

上卷

帝迹第一

官師第二

政賦第三

中卷

禮教第四

災患第五

兵防第六

下卷詞翰

自州官下至驛丞等職皆書其泗志所遺名官今亦特書之

戶口糧稅種馬牛均徭里甲驛傳勸農貯積之類

學校祀賓風俗文獻刑獄公宇之類

水旱蟲蝗寇盜之類

州衛兵食屯田民壯保甲之類

凡志首疆域者古也泗舊志已略具矣而今以備遺故舍之而首

帝迹示根本之地所當重也重之而思得人以治而教焉故次官師官師得人以理政賦以崇禮教庶乎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矣若災患兵防尤不可忽焉者作泗志備遺六篇詞翰自御製而碑記奏疏詩歌墓銘凡皆於斯六者有足懲勸乃錄之官於泗長於泗者取而覽焉其上所以愛國愛民與自愛之心油然而興矣廷

訓拜稽首謹識

是編旣成或謂廷訓曰

聖祖誕生紅羅之祥此誠周雅所謂乃生男子載衣之裳朱芾君王者也而彼乃祝頌之詞今實天啓

聖明萬世矣且更今二百餘年子始爲之表著其用意亦勤矣哉但時在側微似宜隱其詞者廷訓曰帝王之興皆天命舜發於畎畝之中而萬古仰其重華協帝之盛無替也周自公劉以前勢甚微弱僅能不絕其緒故周公以絲絲瓜瓞言之而召公亦諫其事以告成王

大明一統之圖



君子謂二公為至忠其稱時之甚微以戒盈
 稱事之甚勤以懲逸也又周公言后稷降生
 之異曰先生如達言被棄之異曰牛羊腓字
 之皆據事直言未嘗有隱所謂事君勿欺之
 義吾雖無周公之德而其為臣子忠愛之念
 固猶夫周公也而何不為直筆信史哉孟子
 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其斯之謂矣然則泗
 志備遺而圖四府三州以及天下者何也曰
 此亦縣詩言先小而及於後大之意或者唯
 唯而退因附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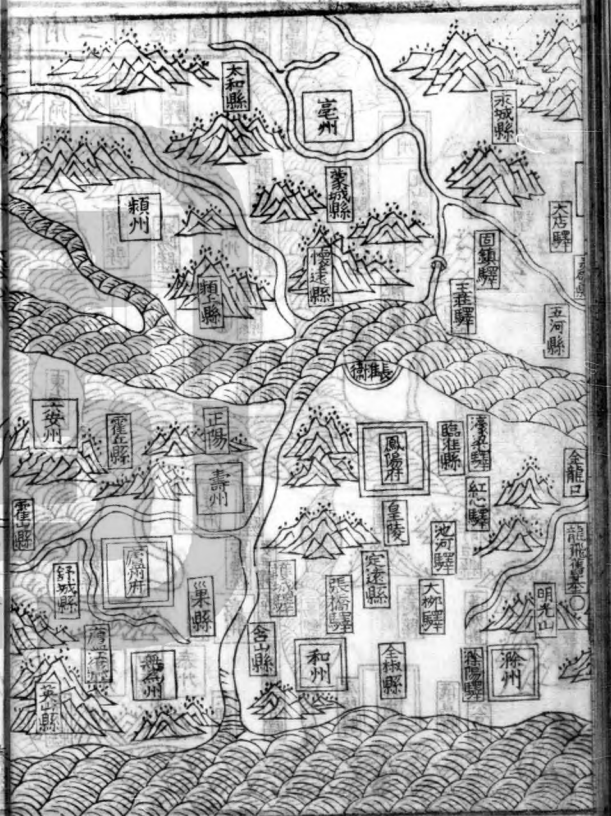
四府三州總圖

第一

北秋 大 門 一 熱 六



四州二屬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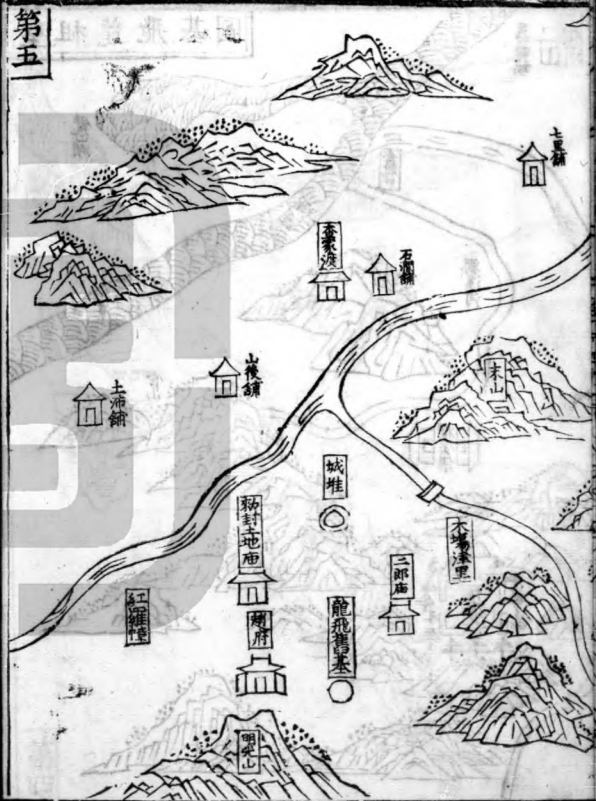
祖陵山川拱護圖



聖祖龍飛基圖



第五



泗水備遺卷上
帝迹第一

周自武王奄有天下傳之成王土宇版章亦
 孔厚矣而召公所陳獨詳於公劉遷邠胥原
 之事周公所戒則始於初生沮漆以及太王
 遷岐胥宇而文王因以受命終焉蓋根本形
 勝王迹是基蓋臣之心固有不自已者江北
 直隸凡四府三州鳳陽為郡橫亘其中領泗
 盱等州縣一十有八跨禹貢徐揚豫三州之
 境我

泗水志

卷上

帝迹

第一

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建爲中都舊志形勝云黃河合桐栢之流而中注當塗領衆山之秀而周旋東連大海南抵長江清泗遶其北汝潁會於西控兩淮之要據三口之險真形勝地帝鄉萬世之根本也去府治東二百一十里爲泗

州禹貢徐州之域舊名臨淮

西漢爲臨淮郡以城臨淮水名

壇城

禹貢徐州厥貢墳珠璣珠丹也淮泗所產故名

今領縣二曰盱

眙天長俱在淮南禹貢揚州之域也舊志云泗州水陸都會南北要衝地雖平坦而岡壟盤結山水朝拱風氣凝萃形勝之區也惟我

先皇列聖聿來胥宇實宅斯土惟天佑命篤生

聖人豈曰偶然之故哉臣廷訓拜稽首謹按我

皇先世江東猶夫周之邵也其後渡淮因家泗州

則邠之遷也積善累仁蓋非一日由是而

太祖龍興應天順人特起爲帝建臨濠爲中都是

帝文文王因岐豐以受命也至於定鼎金陵及我

太宗文皇帝肇建北平南北兩都貽燕萬世是殆

遠過乎鎬洛之盛矣邈流而源惟深長哉臣

太祖因因歷覽泗州并盱眙縣圖志惟有所謂其

祖陵楊王墓規制且與諸墓並志及繫於盱眙明

光山下畧云在縣西南一百里靈蹟鄉內我
太祖高皇帝生寓於木場津里出天潢玉牒其五
色旺氣常見此山故人因以爲山名至臨淮
志知紀

帝迹矣亦惟曰

仁祖淳皇帝避地自泗徂濠

高皇帝生濠之東鄉而已臣乃仰而嘆曰此所謂

聖子神孫億萬世無疆惟休端在乎此史志所當

大書特書不一書以示崇重對揚者也而何

得踈畧影響乃爾哉爰卽其地咨詢故老而

得其所謂木場津里二河皆在縣西七十里

太平鄉內發源自本縣嘉山北通淮河又得

其所謂二郎廟紅羅幃皆實迹可據流傳有

自蓋儼乎

聖祖陟降在茲而非但影響踈畧者矣臣子一念

願效之忱不勝慶幸是用爲圖四又述而爲

志云

祖陵事實我

太祖高皇帝先世江東

熙祖生於宋季元初後挈家族渡淮因家泗州
熙祖后王氏二子長壽春王次

仁祖淳皇帝

仁祖后陳氏生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臨江王

仁祖年五十遷居鳳陽鍾離之東鄉天曆元年戊

辰九月十八日

太祖應天降生後十年遷鍾離之西鄉又遷太平

鄉卽今之

皇陵也後惟

太祖高皇帝龍飛啓運建元洪武追尊四代

皇高爲玄皇帝廟號德祖

皇曾爲恒皇帝廟號懿祖

皇祖爲裕皇帝廟號熙祖

皇考爲淳皇帝廟號仁祖

祖陵乃

德懿熙三祖三廟在焉

洪武初年間述失

祖陵未詳

先陵厝所遣官於泗州城西朔河壩歲時望祭洪

武十七年有署令朱貴先充龍驤衛小旗家

泗州招賢鄉人年老回家祭祖齋捧

太祖高皇帝御前畫圖貼設識認宗室相同因願守

祖宗根本除授

祖陵署令後改爲奉祀賜賞田宅鈔幣等物令世

襲主奉歲
時祭祀

大明實錄一日

仁祖坐東室簷下

上侍側有道士長髯朱衣排垣柵直入遽揖

仁祖曰好箇公公八十三當大貴

仁祖聞其言異之留之茶一盃而去既出門不見

皇及

上卽位追上

算號扣其年數適符其言

或老遺言盱眙唐興鄉耆老鄒鑾趙輔靈蹟鄉劉

輔駙馬府舍人趙鑾僉言自祖相傳本里原

有二郎廟一所當年一百三十里未數里

仁祖淳皇帝寓居廟邊因生廟在十里自祖相傳

太祖其夜鄰里遠望火光燭天至曉視之而廟徙

東北百餘步初生於廟西池河取水澡浴忽

有紅羅出水上遂用衣之因是鄉人名其地

為紅羅幃所生之地至今不草前有明光山

後有紅廟今封為都土地廟具在趙鑾之祖

太后陳氏見西北有一異人脩髯黃冠紅服簡授

太后陳氏見西北有一異人脩髯黃冠紅服簡授

太初一白丸不意吞之而其人忽不見乃後因生
太祖初生不能食久之有一僧竒偉坐于門側

淳皇問之僧曰至夜子時自能食因入取茶爲禮
而僧不見過夜半信然食矣

臣按鍾離之東鄉卽盱眙之唐興靈蹟諸鄉

是也蓋鍾離乃臨淮舊名而盱眙舊爲郡治

太盱亦曰臨淮二邑壤地本相連接今制境界臨
二盱淮東至盱眙縣界上店舖五十里自盱眙縣

治而西至上店實有一百三十里木場津里

俱在盱眙縣西七十里其曰鍾離之東鄉乃

泛言之者必據今唐興靈蹟爲言又求得紅

羅幃紅廟故蹟始有定指實地矣或以紅羅

之瑞爲疑者廷訓曰帝王之生天實爲之武

敏生稷玄鳥生商皆經典也況夫

天厭胡亂簡啓

聖明則其生男子而衣之裳以兆朱帝斯皇於億

萬世者夫豈人力所及而又豈常情所可測

哉且以紅羅幃之地卽今見在而鄉人口碑

流傳自古迄今無弗知者亦無間然者的有

可據顧惟

皇祖有不自聖之心未嘗訪求而臣下亦無以為
言者遂至於今無由上聞耳使前此

列聖皇帝與累朝群公卿苟有聞焉則其顯承無
射之心當與清廟所頌無異矣而豈徒一人
之私已哉謹備錄之以俟訪採

大明一統志國初

車駕至濠州賜鄉里耆老經濟等宴謂曰諸父老
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
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為董正其身孝弟勤儉
養生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濟等頓

首謝昏懽醉而去

臨淮縣志洪武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該戶部奉
旨鳳陽實朕鄉里

祖陵在縣本郡人民理宜優卹况昔漢高祖豐生
沛長後起事於沛帝業既成而終漢受恩今鳳
陽臨淮二縣之民秋夏稅糧并雜泛差役求不
科徵恁部家將我的言語出榜去掛欵此

每苦糧賦累輒訴曰
他州邑加重田矣因今稽取典籍又稱歲久
無存莫或考據惟臨淮志乃載此條而今之

風臨糧賦則亦猶夫泗盱也於此
蓋可側見故志之以寓存羊之意

累朝禁例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初四日奉祀朱綏
故乞葬所節奉

太宗皇帝旨 葬於陵外栢林內東南舊屋基上陵
內不許動一鍤土欽此

成化十五年九月初四日節該欽奉

憲宗皇帝旨 鳳陽

皇陵皇城并泗州

祖陵所在應禁山場地土巡山官軍務要常川用

詞巡視不許諸色人等砍伐樹株取土取石開

窰燒造放火燒山及於皇城內外耕種牧放安

歇作踐如有此等或被入告發或體訪得出正

犯處死家口俱發邊遠充軍巡山官軍敢有科

斂銀兩饋送不行用心巡視及守備留守等官

貪圖賄賂不行嚴加約束以致下人恣肆作弊

不能禁治都一體重治不饒欽此

祖陵

墳城直北汴河西岡管鮑讓金之地貴土招賢之

鄉山名萬歲山河名金水河周圍旋遠九曲羅堂

水勢真金龍之象陵時有鳳凰之岡面山奏禁上

白馬廐下至龜山觀來山馬廐相連打山駟駟山

上有第一山更有陡山環拱一帶三山與四山
下口龜山不等闊灣如牛角勢樣非凡玩去水淮
水通流有曲灣陡湖口黃龍口彎曲流入海子口
青龍回轉下汴河隨勢流來左右手沱溝水在

祖陵

後流轉東南真希有土山亦有勢環拱
祖陵朝聖地朱山出寶鼎希奇柝山青翠俱隨勢影塔

湖是古記一溪流水正東來流入湖口又還回看
來原是回龍勢千里長河自汴來旋旋迷遠排淮
泗連小湖接小岡綿綿不絕氣非常山色明水色
秀山河總是天生就重山疊水環來間地靈人傑
風純厚萬古千年宇宙昌便是神儒誇輻輳在按
形勝之說其來遠矣詩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又
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以志勝也然惟周日后稷
肇祀庶無罪悔焉者然後足當之泗地北接中原
南通江淮梁宋吳楚之衝齊魯汴洛之道岡密
拱秀淮河環帶形勝百倍蓋蓄之億萬斯年乃睿
聖祖一人焉鍾之厥有定命以開萬世之太平固將遠

斯顧而於
過彼周者猗歟休哉此賦相傳爲洪武十三年欽
天監官作俚言直述亦得其樂矣今酒之一二故
老尚能誦習以致恭敬然而更世愈遠傳之未廣
竊慮愚民或不知

天作之盛誤犯盜環之戒也臣聞之禮人臣不敢墮君
之路馬蹏芻有罰所以廣敬也而况吾
皇上重有桑梓之思者乎臣故表而出之以告臣民仰
識知根本之重

官師第二 卷之上

凡爲一州一邑之官師者則一州一邑之責
以之蓋雖乘田委吏之小亦必思舉其職而
後可以居位况復有大焉者乎乃或受直怠
事又盜若貨器而謂民莫敢肆怒與黜罰焉
民固莫敢乎執書曰然豈在明不見是圖杜
牧謂不敢言而敢怒有州邑之責者可以鑒
矣古稱循良何代無之愚獨愛夫明道先生
初舉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
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

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
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
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
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
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
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
年民愛之如父母嗚呼安得州邑皆父母其
人哉安得州邑皆父母其人哉愚性質直聞
人有過輒面相可否而耻爲後言嘗誦夫子
曰誰毀誰譽以自警茲志官師而思晉城今
爲不可及姑據泗之公是公非直書其事用
昭法戒學職雖卑而其責重其爲也不易泗
學生徒多不及百人而其學正暨訓導爲員
四縣學教諭暨訓導員三雖天長之小縣官
特從裁省而學官則必於備者豈無謂哉乃
今俱失厥初意有司雖未能父母子視其民
而其號令施爲之間猶得舉職一二學官苟
因循玩愒而不思敦學焉則其爲冗員多矣
而豈志士之所安哉猗歟安定蘇湖之教誠
哉我師也驛遞等職舊志畧而不書蓋小之

耳愚謂官不在大舉職爲大亦不在小失職
非小一職之廢則一事之不治而民無以安
也欲其人各舉職作志者於此乎不畧其小
則亦有激勸微權矣按泗舊志宦蹟漢有臨
淮太守孔武孔安國路溫舒薛宣李軌朱暉
泗水內史蕭咸淮平令侯霸盱眙丞孫堅晉
臨淮太守劉遐劉矯蔡豹范甯蓋江北諸軍
謝玄南北朝監泗州諸軍城守督盱太守沈
璞張冲鎮盱眙劉義恭汝南之督緣淮諸
軍明山賓陳慶之隋泗州刺史崔子傅司馬

溫君攸唐泗州刺史蘇晉韋知人張萬福張
仵韋繩杜愔辛謹鎮泗州李光弼宋通判泗
州賀鑄 國朝知州石佩言芳婁鑑張鑰同
知章本知盱眙縣林廷蘭方素易沈賚教諭
朱良蔡愈濟知天長縣李尚達是爲古今名宦
凡四十有三人其次則自洪武王孟輝以下
至汪應軫爲知州二十有三人岳福祖至劉
深爲同知一十有三人范莊至趙錫爲判官
一十有五人管馬自張玉至翁純六人吏目
自古慶至張用五人學正自王莊至潘鼎七

人訓導自陳典庸至郝勝一十有三人
知縣王庸至田佐一十有八人
縣丞楊英至謝實八人
簿郭允中至張鸞七人
典史李萬至陳紀五人
教諭薛真至黃玉訓導陳式至黃炯共二十有二人
天長知縣劉道源至胡大有二十有八人
丞簿共歷一十八人
先後俱以例裁
省典史高季至齊浩一十有六人
教諭涂本源至陳佐訓導郭溫至張鈺共四十二人
有四人
是皆以職官之常例得以書者也
凡二百四十有八人
及考大明一統志南唐則

又有天長令江夢孫

南唐時民有率馬於鄉不決夢孫令縱馬於鄉

馬奔入主家其訟遂決

宋有知泗州段思恭

宋太祖時知泗州嘗

面諭之曰卿在泗州百姓稱仁雍熙中知壽州克著勤蹟

夏俊

紹興中知泗州嘗

入寇俊與士人胡昉部八十四人夜攻泗州金守粟城迺後入城撫勞詔俊就知泗州

朱昂

有戌卒謀亂昂誅其首惡凡友黨誣誤

者悉 蔣堂 知泗州事剛柔並用無

通判泗州

趙抃

州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之抃左右傳其政守得以善罷又嘗攝知濠州

求

泗州淮水溢毀城朝廷遣中使護築絕淮取土求相度汴隄旁有高埠夷之得土載

以回舟省工費殆

知盱眙縣陶令

靖康間知盱眙縣

宗南幸以南山有十景欲臨幸詔所在清道令辭以非浹旬可辦上嘉其直而止

知

盱眙軍畢再遇

金人大入寇再遇屢擊敗之

吳說

紹興初知盱眙

軍奏乞禁止柵城高宗謂貧民以此爲便

知天

長縣包拯

知天長縣有誹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牛鬻之尋有告私屠牛者拯

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傳楫
攝知天長縣發種告之盜色變遂引伏

是爲古今名宦又十有二人若清獻孝肅二

公則尤傑然其中爲時望重雖異世兒童走

卒皆知其賢者也泗舊志作於汪子應軫於

此乃未之考或謂汪子雖作之而所委託與

終其事者非其人耳是亦汪子之責矣志何

事也而可委之匪人不終其事乎哉儒學諸

生暨耆老僉又謂二百四十八人之中知州

如王嘉慶爲州不三載儲積至四萬石非克

己爲民者不能而尤篤意興學汪應軫惠愛

正直可方古人以庶吉士犯顏論事謫知泗

州時車駕南征逆臣江彬方用事以一身當

之民賴無擾嘗遣人至浙西市買小桑數千

萬教民樹之以蚕其撫字之勤類此凡境內

淫祠毀拆殆盡學正如黃經篤學好古終日

端坐不爐不扇在官數年未嘗小有所失其
與諸生講論每至夜分五經隨人所業相與

質正註小學多有發明束脩常禮一切不受
至於不合而去極其勇決足爲師儒之表天
長知縣山西常賜由御史左遷廉仁公勤吏
畏民懷而志皆未之載此其可取又四人焉
自汪而後知州事者江珏江西金谿人由進
士以贓敗張琛保定左衛人由進士任未幾
以憂去而卒薛祖學陝西渭南人思菴先生
裔孫也由進士爲內江令擢兵部主事以考
察左遷和州同知乃知泗州才高而性僻終
以是累呂箕江西豐城人由舉人任未幾以
憂去袁淮直隸任丘人由進士歷治郊祀陵
川臨汾是年始蒞泗同知郭夔濟南人卒於
官林瑚福寧州人判官林希元福建同安人
由進士爲南評事侯廷訓浙江樂清人由進
士爲南主事相繼以罪謫陳大鵬湖廣蘄水
人由監生以管馬至吏目蘇相山西雲川衛
人亦監生學正黃耀江西豐城人訓導陳言
湖廣黃梅人皆舉人署職車駮直隸內黃人
以監生任盱眙縣黃鴻儒四川眉州人才力
不及爲衛經歷宋鸞河南睢州人俱以舉人

任丞張世雍直隸定興人李鸞陝西同官人
簿王道山東鰲山衛人谷鳳直隸棗強人陳
鵠直隸深州人任暉河南盧氏人熊析江西
新建人俱以監生任典史王永寧山東章丘
人姜明浙江餘姚人皆吏員教諭蕭冠玉福
建同安人舉人任沈鉦浙江長興人訓導鄭軌
廣東歸善人皆監生知天長縣張懷邦山西
臨汾人教諭馬寅福建懷安人皆舉人訓導
自景楫以不謹去丁傑以病故王田吳傑政和
吳敦實皆監生繼之典史齊浩李柰俱以貪酷
去劉守節蠹縣人繼之凡三十有六人皆嘉
靖改元以後任職舊志未及以錄今亦以職
官常例得書者也泗水驛丞張輔弼高明人
龍窩驛丞趙瑄麻城人遞運大使劉宗周順
義人稅課大使王琰鄂陵人廣濟大使黃世
榮霍州人副使趙通清苑人舊縣巡檢吳鳳
遵化人韓希隆東阿人城門鄉巡檢張玆獻
縣人凡九員皆見任昔所小而畧之今始錄
焉者也夫以自漢至今更幾何世官師于泗
者亦幾何人而以宦蹟著聞者惟四十有三

所遺一十有二及今諸生耆老以爲可取者
又四人而已語曰才難不其然乎斯之謂也
於乎晉城令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清獻孝
肅其人乎清獻孝肅其人遠矣得見言芳汪
應軫黃經其人乎夫安知吾續書三十有六
人與夫始錄小官九員者其中不有聞風而
興者乎不然則翁純陳紀亦足鑒矣

祖陵奉祀自前爲朱光道

楊王墳奉祀新襲爲

陳壽岑二署皆南京太常寺屬書曰夙夜惟

寅直哉惟清二子事也二子責也故附志之

或曰

吏之責廉以求盡職固無說矣但考者貪錄
所載知州爲從五品月支米一十四石同知
從六品月八石判官從七品月七石吏目從
九品月五石知縣正七品月七石五斗縣丞
正八品月六石五斗主簿正九品月五石
斗學職而下俱未入流月支三石巡檢同主
簿學職同判官是皆實支之數足以事育有
志者可守而廉也今例惟奉祀得月支本色
五石六斗學正三石五斗教諭訓導俱三石
州縣官自知州而下俱月支二石不入流者
月一石餘皆石折鈔二十貫爲銅錢四十文
而已吏則惟學吏月支并香燭爲米八斗州
司吏十名名月支三斗而七斗爲折色縣司
吏亦然典史皆無祿近且令官吏本色皆用
武職例石折銀三錢不知武職率品高而祿
多也卑官微俸愈折而愈微矣其何以教廉
實之重祿勸士之道殆不如此廷訓曰此切
子亦謂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此事
理之至當有不可易者蓋施之而報實維其

朝廷

常而責備賢者亦春秋至義
 以德詔爵知州賢而為大夫同知而下以次
 列為郎師儒皆學問知義理者也則雖更薄
 其俸猶當自愛今其俸米之亦察州同知俱
 祇俸四名為銀四十八兩判官吏目祇候各
 二為二十四兩又各馬夫一十名為四兩
 學正訓導員各齋夫二名為二兩四兩二縣
 及教諭等官亦以是為差是皆養廉之資也
 苟能勤儉教家懷刑安分鮮無豐裕而亦足
 以代其耕矣惟驛遞等職司典等吏既賤而
 不得與士齒尤貧而無以資其生其去愚民
 之無恒產者固無幾耳使知繩之以法而不
 患所以為處是亦所謂一夫之不以折而為
 月支本色復令石為銀三錢此則折而為
 減而廷訓亦不敢矯偽以為然也況下而愚
 賤之尤者乎本州近於驛遞及司典吏皆與
 之荒田給牛種以教耕事蓋有以養廉乃可
 責其不廉殆亦救時急
 務而實不費之惠云

政賦第三 卷之上

洪範八政首曰食貨大學平天下惟理財用
 人蓋國計民生通上下所甚急者然而無政
 事則財用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生財有
 大道焉耳是故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
 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
 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
 之以九歌俾勿壞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

穉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聖賢之論至矣泗之政賦愚甚惑焉鹵莽而耕滅裂而耘糞多力勤之說自前殆未之聞其在婦女則桑麻紡織不知爲何事生之未衆固也衛之官軍五千四百有奇員名歲計食米五萬一千二百餘石其師生廩餼官吏俸給與凡隸兵資顧役以事育者亦繁有徒上供之數尚所未論也可謂食之寡乎起運之糧稅而耕具賣寄養之馬牛而田產賣協濟之夫價而妻兒賣始猶賣之賣之不已而貧弱終於死徙壯富因而代陪至於所驛之頓年于役輸遣之奔走無時殆又不特里甲正差之爲累已也欲爲之疾得乎由是而庫無餘財矣倉無餘粟矣又惡得而用舒乎凡此則生財大道無弗犯焉者矣或曰如子言必貉而可耳廷訓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什一者堯舜之道也輕之則貉重之則桀有定論矣秦漢而下惟唐之租庸調庶幾近之陸宣公所謂取法遠而立意深斂財均而域人固裁規簡而

備慮周者也其後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
奉軍而兩稅之法行立意且爽彌綸又踈由
是則逃死缺乏稅額累加見在疲甞一室已
空四鄰繼盡宣公嘗計其人益困窮凡有七
事而爲均節賦稅以卹百姓者六條惜時不
能用而其言固在也我

國家賦法蓋參酌於唐之租庸調而不失於什
一之道者顧泗之差賦愚則見其視諸他州
邑低昂太甚輕重不倫其不爲兩稅之弊者
幾希矣若盱眙而南天長之境東連江都凡

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無際重湖陂澤渺漭
相連則其民知浸種移秧而資桔槔灌漑之
利竭作耕耘有江浙風計其所獲亦嘗倍蓰
於泗農也而其糧除養馬則糧稍輕役無驛
遞則役差少然且告困焉則夫泗民之重累
從可知矣予親履歷其事三年具悉端緒因
竊有意期於均節庶幾乎稱物平施之義然
而積誠無可以動人善信不足以獲上此愚
之罪也後之君子其欲吾民受寬一分之賜
尚鑒於不類哉按泗州城鄉凡五十里

在城
五里

招賢鄉七里仁信鄉四里掛劍鄉四里新安鄉七里淮安鄉七里青陽鄉上八里下八里

盱眙縣城鄉凡三十七里在城三里都梁鄉

懷德鄉二里彭城鄉四里太平鄉六里天長唐興鄉七里淮陵鄉五里靈蹟鄉四里

縣城鄉凡一十三里在城一里東南西北 泗州為戶七千

志戶口貢賦之數正德七年賦冊額數

九百四十五口四萬九千八百九十九官民

田地塘六千六百一十九頃夏麥一萬五千

一百三十三石每年起運光祿寺小麥三百石徵銀一兩五分徐州廣

運倉麥一千九百石徵銀五錢存留京庫銀硃折色麥一千四百二十八石一斗四升

三合石徵銀三錢五分本州廣濟倉小麥一萬一千二百三十四石八斗九升七合二勺

儒學倉麥二秋米一萬七千一百四十石起運

兌軍米三千四百三十一石七斗每石加耗四斗六升并兩尖折米一斗濕潤加增又四

升正耗共為一石六斗內兌本色一石三斗又每正糧二石該蘆蓆一領折徵銀一分改

兌米五千一百三十八石六斗一升每石加耗二斗七升濕潤加增又四升俱本色亦每

二石徵蘆蓆銀一分改兌云者先年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聽漕運衙

門分派官軍於內支運通州天津二倉交納成化十年戶部會議題准將原坐四倉糧米

行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交兌各為改兌存留本州廣濟倉米八千三百石三斗四合七

夕儒學倉米二百七十石諸糧惟兌軍最上供之急者乃各鄉稻田甚少俱臨期變賣產

畜就於河下買米交官甚苦於數多不能承辦又鄉民負欠各項差賦不敢輕易上城棍

徒從而欺詐承攬有兌米一石收銀至一兩

徒從而欺詐承攬有兌米一石收銀至一兩

四五錢者而且侵費逃匿或致重複輸納故
每年運舟既至而遂科借於富家陪補於收
頭苟且完事而已本州因痛懲此弊隨糧馬
且暫停存留以先兌米庶幾少濟云

草三萬一千七十包九斤起運京庫折銀草一萬二千四百四

包六斤每包十斤徵銀三分南京戶部定場
馬草三千六百七包五斤每包徵銀一分八

釐存留草一萬五千五十八包九斤三兩四
錢八分五釐八毫每包折徵米或麥五升例

納廣濟倉然災傷困敝雖夏秋起運之數尚
多不完存留可知矣噫四民之艱一至是哉

盱眙戶五千一百七十五口六萬四千二百

一十九官民田地一千四百三十頃夏麥四

千五百八十五石起運光祿寺一百五十石京庫銀珠折色九百三十

一石四斗二升八合存留本州廣濟倉三千
二百二十四石五斗六升七合五勺本縣倉

八十石儒學 秋米四千六百八十四石起運倉軍

一千二百四十二石四斗改兌一千六百六
十八石四斗五升存留本州廣濟倉一千四

本縣倉八十七石儒學倉二百石 隨糧馬草

七千六百四十六包七斤起運京庫折銀三千八百二十包七

斤一兩南京定場本色草三千八百二十八
百二十六包一兩六錢二分八釐 天長戶三

千七百一十二口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二

官民田地七百六十一頃四十五畝夏麥七

百七十石起運光祿寺并銀珠折色四百二十石存留本州廣濟倉并縣學三

百七十石六斗五升 秋米二千一百二十一

石起運兌改正米共一千八百三十石六斗四升存留本州廣濟倉并縣學二百九十

一石二斗二升七合三勺七抄四撮五圭其
兌米俱民運至淮安乃兌於官軍水程計五
百餘里民船輕小有過湖風水之虞欲乞查
照先年舊規令運船就彼交兌其民願石加
四五升用克盤隨糧馬草六千一百五十七
費軍民兩便云

包八斤 俱起 **俱各有奇桑絲歲辦課鈔亦有**

差 本州桑絲折絹五十疋一丈四尺四分五
釐歲辦課鈔三千四百七十五錠一貫六

百九十分五釐辦課鈔三千八百一十八錠

十八貫二文辦課鈔一千五百九十六錠五貫四

百七十二文泗州原額桑絲實計二萬三千

千九百九十有四汪子亦嘗遠自浙西致小桑

災食其皮焉而材以供薪盡伐之矣然則絹
執從出曰里甲率錢買自南京供之盍復種
諸曰土不甚宜也乎惟為貢雖獨於究言桑

土既蚕而實九州皆賴其利者也至於徐州

之貢亦曰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

織編今泗州舊治實名蠙城北鄰靈壁歲貢

磬石具猶夫舊也而何織編之為篚者乃獨

有古今之異哉顧磬珠皆自產於山澤而農

桑非勤力不成就是以異泗土之曠棄能於

之此固外復多植之計其輪於上者不過絲

額桑之外復多植之計其輪於上者不過絲

矣豈徒免於率錢供官已哉 **泗州又有稅課**

鈔若干文 盱眙天長國初亦皆有稅課局後
州是局猶存設官一吏一均徭歲編巡欄八
名券季額辦本色鈔四百九十錠一貫六百
四十文折銀一兩折色銅錢四千九百九十
三文折銀七兩一錢三分三釐歲計得鈔貫
價銀不過三十二兩五錢有奇而本州河下
原非商賈聚處之所無或行貨居貨所舊課
程惟以城市屠沽諸項出辦及於各鄉舊有
三十六集各設集頭量派送納近年災傷所

存惟一十五集民間生意已少又有假充集
頭指倚課鈔以擾市廛至將小民權
魚菜者樂行科索不從則肆為兇暴
者矣且其所得錢鈔又皆畏置以致局官
下鄉追取則良善負累代納本州因行示諭
谷集諸凡市賣貨物俱聽兩平交易其集頭
等項名色不納
課程為辭有
吏借貨民居
固皆出於民者予准一房
解州止為折色俸給而巳非
一官一吏之資費俸給與巡
自足當之其集頭人等
不知幾十倍於此也往年
查革而本州之鈔額為萬
而止今則物力之鈔額為
舉而益於公體便於軍民
於巡按郭公曰子言泗州
矣然予聞他州邑先有稅
與貨物之投稅也皆易便
其官卑勢親則

民樂與焉及其裁革於州縣帶辦而有司
否不一科取愈多因之以市民營充巡
託固利是不若存之為愈延訓曰此所謂
之弊非法弊也有司得其人則此弊可
矣泗之有稅課局而姦弊橫生雖賢有司
之不能止此則為法之弊當全革其法者

泗州原無種馬後乃寄養高淳等縣種兒馬

一百四十四匹騾馬五百六十四匹應用犍牛二

十六隻母牛七十七隻添設管馬判官一員

而無印記各鄉止設有點馬廠六所無養馬

草場亦無養馬免糧地畝其原額夏稅秋糧

如舊凡田是泗州為租陵所在獨不養馬故

二縣水災暫送泗州寄養至成化間應天府
尹季姓者因二縣無馬乃將原籍馬

匹奏發牧養而泗州之馬遂為定額其初不
分兒驛每人戶五養馬一兒馬揀選解京
馬二領養兒駒生二年差官馬赴京交俵
堪者易價入官驛馬弘治十三年奏准編
十五丁養一驛馬十丁養一兒馬每編每
驛朋買一大馬赴京交俵二兩折色馬
色馬一百一十五匹價二十兩折色馬
十五匹徵銀一十八兩俱照丁出辦而種
馬養之為餼羊之存而已而隨死買補充
負累南京兵部時又派買騎操馬四皆出自
民種牛之養亦用人十丁歲派南京酒醋
苟捷牛二光祿寺珍羞署毋牛九每捷牛費
二十兩毋牛七兩據州入訴告哀成規不
費又倍矣本州屢據州以爲馬政消長不
蒙撫按會議處而巳本州以其年久消長不
動吝行議處而巳本州以其年久消長不
且多弊也乃行清審人戶高下編立驛牝三
每千興衛國一駟杜斯醫統十兒四驛谷照丁

祖宗
審定給照其往年多收情弊一切痛革立
常規每驛馬十五丁上丁五人各二錢共
四兩五錢兒馬十丁上丁三人亦四錢
上四人亦三人折之數餘則以二錢共
兩各先報造冊本折春秋祭祀諸項之用
藍費季報造冊本折春秋祭祀諸項之用
有科索供應牛隻亦行均出於養牛人免
上丁各健牛頭收錢四分次丁一錢中丁
責於各健牛頭收錢四分次丁一錢中丁
衆丁會估順賣用充起俵內量給草料以償
養馬者心力庶幾不失擊牧初意其詳則
舉馬政條件具矣撫按會題寬郵及兵部
行議處事由俱附錄於下卷庶後之君子
知泗人夏秋稅糧之所以重而養馬則額
負累之苦也且以國家根本重地民力竭
矣而何可不一為深長之思哉或曰其所以
時豈不知江淮之牧不若沂渭之產其所以
蕃育氣類盡虛以控實殆有微意存焉是則
固然而其欲寬民一分亦自當有法也已

馬廠六所

一永安廠招賢鄉陡湖北岸去城二十五里一淮安廠淮安鄉影塔

湖西安岸去城七十里一青陽廠城北青陽鄉

汴河南岸去城一百四十里一五溝廠城東

北安河西岸去城八十里一趙村廠城東北

信鄉安湖北岸去城百里一趙村廠城東北

趙村岡龍墩湖北岸去城七十里俱弘治三

年十月立具有界至及設看廠夫役碑石見

存蓋使管馬官就近點視庶幾便民免於守

候科率而其處官事如家事亦得以責實矣

盱眙養馬免徵田一十八萬二千畝養騾馬

五百二十四匹兒馬一百三十四匹馬廠四所

一第廠在縣西七里都梁鄉懷德廠在縣東七十

里懷德鄉招信廠在縣西七十里唐興鄉太

平廠在縣西南應用犍牛三隻毋牛六十八隻

八十長養馬免徵田三萬三千六百畝養騾馬

九十六匹兒馬四十四匹馬廠二處

俱洪武年典史馬季脩建一在縣

東二里一在縣西七里應用犍牛六隻毋

牛二十隻歲每派起俵亦各有差凡養馬免

徵兒馬匹二百畝騾馬匹三百畝

二縣養馬畝多不過徵銀二分而已牛則以餘閑人戶

計丁養之考臨淮志亦然故今二縣地故有實徵納糧者有免糧養馬者與州絕異夫以田而免糧養馬固以寬於民也但歲久人更富室買佃之際多緣為姦或以糧為馬而馬為糧或佃種其田而不納糧馬或納而數不足貧民甚以此累而實未易為理也蓋自弘治六年間壽州同知董豫奏稱弘治三年奉例更造馬冊該州原有免徵田地却乃論丁錢谷不曉賦額是致里書愚弄姦弊仰訴無由若不及今清查改正馴至數年之後必然

派迹俱無稽考百萬頃畝入於豪富等情該
兵部尚書馬公題奉 欽差兵科給事中倪
養馬于今又幾四十餘年亦須一脩舉之可
耳至於泗州平原曠野其區畝四無界至在
先驚田者蓋多貧民無賴惟利於得重價以
舒目前之急而富民亦利於買輕糧以徇一
己之私故泗凡富戶反無糧而貧且徙者非
糧愈多今地去稅存之松十人而九固為非
懷德孝悌等鄉壤接天長頗曰肥饒西北為
淮陵都梁靈蹟等鄉則與臨淮泗州為鄰多
早潦荒蕪焉天長又多他郡人民及京軍寄
居者盡買其膏腴地畝上輸其糧而差役無
所與乃土著貧民僅三之一而使之日重斂
之日加矣蓋田則租身則庸家則調賦法固
各有屬然鄉民惟田業是資無田業則貧窶
也凡差役亦須計糧隨田率辦貧富乃均而
盱眙西北以及本州則田糧有不及以差者矣苟
東南以及天長則田糧有不及以差者矣苟

非入國問俗悉心推訪其何以適所宜而治
之哉又如泗州為戶多而丁口則少盱眙大
口多而戶乃少者問其故曰泗民先懼戶大
而有船馬頭諸差之累且少嫻之行之也故
多分門割戶以自便噫有政教之責者可以
觀矣又此志戶口乃正德七年賦冊額數是
後地方災疫死徙已多而法不得減損故州
縣吏欲不為王成偽增以避殿罰也難矣

泗州歲派均徭先為銀差八十有一并戶口

食鹽為銀九百五十六兩有奇後減者膳夫

三名戶口食鹽亦照例減編共銀八百九十

六兩六錢二分五釐見編祇僕一十四名齊夫八名各十二兩馬

夫五十名各四兩膳夫六名各十兩戶口

食益舊編四百二兩九錢二分今奉例連閏

編銀三百七十二兩六錢二分五釐解部存
府各半然災弊餘民徵收多不如期非特缺

官之數有稽而已其解部食益亦每負欠在
民他可知矣愚謂有司於此酌量緩急以寬
一分未必非朝廷法外意也嘉靖甲申林判
官則請暫減州馬夫十名巡撫胡公曰所減
其意雖善但古人欲益俸養廉且所濟幾何似不必矯也先為力差二百
一十有八後減者遞運防夫一十名廣濟倉

斗級二名北院門子二名三壇各一名守門

阜隸二名各舖司兵三十名今俱編如舊又

加編者龍窩斗級二名州禁子四名見編察院阜隸

一十二名州二十名州庫子二名學四名州

倉斗級二名學四名泗水龍窩二驛各四名

廣濟倉八名預備倉四名本府廣儲四倉五

名斗級云者以司其米糧之出納而已今二

驛斗級俱自備廩米支應終鮮補給負累為

甚龍窩猶次之故本州每編二驛斗級必擇

取上戶充役泗水次上充龍窩乃及他役然

易換粳米以供廩給者亦須及時與之可也

州門子三名學四名南北察院暨府館三壇

共一十三名州禁子十名巡欄八名渡夫五

名防夫三十名舖凡一十有五為舖司兵八

十名接遞艱勞似不為多且皆附近貧民為

之人少稽誤輒罪破其家矣防夫管解因徒

于繫亦重俱仍舊為正州官凡五員而門子
惟三乃佐貳以下俱別取市上子弟應役不
若員各正編門子一名之為愈也三壇門子
亦須備之

里甲錢為銀六百一十兩七錢

五分其非歲貢之年減編四十兩春牛五兩

羊價五錢四分胖襖三十三兩一錢解京猪

春秋二丁諸祭六十五兩厲壇三祭十三兩五

錢兩鄉飲酒一十五兩七錢六分五釐衛軍器
冬夏衣布一十九兩七錢四分計餘百六十
料價一百七十三兩二錢四釐計餘百六十
五兩有奇以聽府派皮張茶蠟諸用定額如

此然亦多負見役里長力差及養馬驃驢年

欠在民者各名嘉靖六年養馬二十名更夫五名府差甲首二

名嘉靖六年養馬二十名更夫五名府差甲首二

馬二十九匹驃七驢九快手五年為三十八

名六年則六十名七年則四十名蓋水陸要

衝將趁頭勞其隨時盈縮以為多寡取足於

用而已但以此至虹縣陸路為一百八十里

往返凡四日人馬疲於奔走本州因與虹縣

定議虹四泗六協於雙溝館驛底幾即其所

遠勞者而得其所便者尚未果○里凡十甲

歲一均徭為免役諸費亦幾三千兩一該年

見役力差諸費亦幾三千兩一該年

千兩其七甲者雖曰少間然實少完甲而歲

辨兩稅則同種馬牛起俵則同驛傳夫馬則

同軍匠民壯之役則同糧草大戶之若刑同

蓋雖極貧下戶鮮空餘者乃往年又有見役

支應之需名小里甲其日加負累誠有堪日

詔旨之所云者本州則自知州汪子以來而此項

除華久矣近巡按公命凡一應錢糧俱給印

信由帖令民如數以輸其種馬牛驛傳之類

一兩而中門半焉下門乃十之若一庶乎貧富

雜均而稅以安也其糧稅里甲均徭乃

歲一編者不得而定然大約亦須如此

戶口食鹽起存為銀六百四十四兩八錢力

差一百六十有九府差三十三名門阜庫斗

夫十名舊縣弓兵二十名里甲為銀四百五十

五兩五錢其非歲貢年亦見年里甲力差及

養馬驃驢亦各有差見役里長三十七人而

合西南通來安西通臨淮定遠東往清河蓋

與本州為水陸之衝一也故所須聽差人役

及養馬驛驢大槩亦不下本州之數自前相承又有馬快手四十餘名不似本州於見役編差而令里書別報丁力相應人名而報餘官不得其人或一里所須快手二名而報餘乃四五名許辦盈庭辨何以免其為役錢并鞍馬歲費銀三十餘兩民固病之且其以備盜而設亦湏求實用天長歲派均徭銀差三耳而何為此虛費哉

十有八祇候五齋夫六膳夫四馬夫三并戶十大店館夫二濠梁軍夫一

口食鹽解部三十五兩有奇為銀三百六十

九兩五錢二釐一毫五絲力差一百一十有

三門阜庫斗禁子巡攔共四十名舖司兵四

官橋巡檢司弓兵五名上官橋巡司者江都

所屬係成化間添設以與天長六合儀真三

邑為鄰今三邑并江都共編弓兵六十名天

長之民往充是役苦之弘治間知縣張鑑申

蒙撫枚除免以應泗州原編協濟王莊站馬

四匹每年於秋糧數內帶徵銀一百六十五年

解府發驛其後揚州府復申編役嘉靖五年

巡按劉公仍添該縣協濟北河水夫二十三

名該夫價二百三十兩亦於秋糧帶徵同行

批允將弓兵除革改派及巡按郭公繼至該

府又以為請民乃詳然本州具議申請蒙批

看得申內前巡按所批已見斟酌定擬今天

長縣坐派北河水夫二十三名見徵銀兩若

復仍有舊數弓兵實是不堪該州既申明白

又兼亦數差遣依擬該縣量減弓兵十名若

寬協濟水夫銀兩仍編五名送去該司務要

着實應役不許逃躲仍各行文知悉施行蒙

此備行減去上官橋弓兵十名仍編五名皆

均徭力差也蓋天長民戶無多其田糧二千

八百餘石而外郡客商軍民寄在為戶一千

五百三十五買糧千餘石惟是納糧而無

均徭其買養馬免徵田者故不過馬價為銀

若干分而已安享田里之利頗長土斷之風

是乃一偏弊也今以所添站馬四匹協濟夫
 二千三百名均派於該縣秋糧一千六百石每
 石帶徵銀二錢四分三釐五絲共得銀
 三百九十八兩應用於均徭輕之蘇民
 戶蓋至公且當也知縣張懷邦採取與情又
 欲清審寄庄人戶其有娶妻生子住成家業
 不能還鄉者凡生于孫俱令報冊遇或均徭
 民戶編以力差寄庄編銀差則賦稅均一檢
 制有方不惟土著之民得以寬卹而寄
 庄人戶亦人固本業而同懷倖心矣
 里甲
 為銀二百四十兩其非歲貢年亦見役里長
 力差及養馬驃驢亦各有差見役里長一十
 邑西門趨盱眙南趨六合東趨揚州亦衝路
 也所須聽差人役亦與盱眙同馬快手亦
 四十名知縣張懷邦先去其半泗州驛傳先
 本府又行裁革今存十二名焉
 為所驛水夫二百五十名協濟北河水夫一

百名協濟池河等驛站馬六匹歲該價銀三
 千六百九十八兩今減北河夫五十名加添
 龍窩驛館夫一名所加館夫一名於亳州加
 盱眙縣一十二名添應用所減北河夫編於
 名亳州七名先是泗州原有泗水龍窩二驛
 驛各船十隻為水夫百名遞運所紅船一十
 五隻為水夫百五十名東自清河西通濠梁
 是曰水路其州西南三十里則有楊莊馬驛南
 通盱眙縣治西南三十里則有淮原驛北而六
 十里之宋歐陽文忠公于役志云乙巳至陳
 猶載之宋歐陽文忠公于役志云乙巳至陳
 留庾戌過宿州與張參約遊損之園會予有
 客住宿州參先發職靈壁待予不至乃行晚
 次靈璧獨遊損之園辛亥至青陽壬子至泗
 州今考臨泗實在青陽鄉埧頭集楊莊在青
 陽之南影塔湖北蓋泗之為州自前為水陸
 通衢乃設水馬各驛故泗州人戶從其一時

近便盡編諸驛夫馬而頓毫諸州縣亦有協
濟本州夫役亦未嘗不均節也其後廢置不
一而二馬驛既從載車夫馬盡改於濠梁紅
心大店一路而泗水龍窩又各撥夫五十名
駕船五隻往北河楊青等驛協濟水馬所驛夫
州惟五十里其大小人戶盡編水馬所驛夫
馬者本為偏重負累而非其正也然猶曰生
長於斯則承應本地差役或取其鄰近云耳
欲有更革是須深究事由類會比諸州以期
地里之遠近較差役之多寡倫比諸州以期
均平可耳乃徒遽爾更張一切苟且蓋惟不
知此路之捷人終由之其夫馬初以鄰近偏
累固非可改而他者也有協濟池河等驛站馬
天長往來不絕而又有協濟池河等驛站馬
六匹北河水夫一百名乃為泗人求患焉正
陸宣公所謂知弊之宜革而所舊患雖減新
知簡之可從而所採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
湏復滋救跛成痲長轉增劇凡欲法弊則全
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法弊則全

革其法而又撥新技舊慮遠圖難規畫未詳
悉固不苟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為必
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原始要終是皆
以弊易弊者也夫二馬驛之革與其夫馬之
改亦既甚背繆矣然而猶有協濟夫役也太
和縣協濟泗水驛水夫王文勝等二十五名
壽州協濟龍窩驛苗學住等七名蒙城萬怒
等五名亳州張馬兒田升等八名共龍窩協
濟二十名亳州李錦等四名霍立王贊等五
名俱協濟泗州途運所歲每輸工食銀五百
四十兩頗得其濟正德間五河知縣姜榮奏
該縣丁少差多本府又將協濟二驛者榮
存毫霍九名者而已由是則一州五十里之
民獨當二驛一所夫役為二百五十名又協
濟北河夫為一百名協濟池河等驛為站馬
六匹蓋驛傳一事已該工食價銀三千六百
九十八兩雖在極貧之戶有免者且以馬
驛維革站路猶行凡所供應又出泗民豈不
為重累耶訪據父老所述其初駕船北往協

濟也惟與之船隻鋪陳而歲一輪工食銀四
 十兩而已弘治八年以後增而百兩差人守
 追遂與二驛交通為市折家整業府首文納
 民畏北人如縣官然北人得之亦不顧惜半
 以侵費乃半歸北而其驛膏何能為一林費
 白金一十八兩自非剝民脂膏而數年負欠
 是賢守如汪薛諸子皆弗為理而數年負欠
 遂及七千餘兩泗之民力茲亦竭矣廷訓為
 民父母其不能為心者分也從容順巽以白
 於府因無不與焉者而乃為之不以其漸積
 之未有一聞民言而遽有行滅北河夫八十名
 斯驛一聞民言而遽有行滅北河夫八十名
 減站馬六匹是雖非愚賤之所得與此其迹
 亦似乎有專制之意矣踈庸繆亦有更張招
 能成天下之事况重以屏翁亦有更張招
 怨之後賢君子者也今雖已蒙本府允減北河
 水夫五名尚為該編三百名為夫價銀三
 千兩站馬六匹為銀一百九十八兩必欲完
 追此數則所寬四人者能幾何哉嘉靖五年

十月二十二日該本州議令所驛水夫止今
 出辦工食并過關米應用其鋪陳船料每名
 該銀二兩俱暫寬免合於本州迤運所歲該
 毫州協濟夫四名霍丘五名盱眙二名共銀
 一百一十兩兼有上司批發徒價大約亦不
 下百兩攤節應用庶乎一州久困之民復受
 寬一分之賜已蒙巡按劉公批允行之一年
 矣而毫霍九名近亦未蒙本府發役乃令迤
 運所夫一百四十名以專一接迤十名
 追工食銀七十二兩并貯貽二名計與食二
 驛泗水以備本所鋪陳船料餘三十名與之
 為鋪陳用官固無累而民亦少蘇耳其北河
 原編水夫雖曰百名然每年徵之不及有半
 或全無徵焉蓋亦可以徵可以無徵者也或
 曰子方以得罪上人為懼而何憂念過深乃
 至是乎愚曰不然諸州縣養馬有田免糧而
 泗人種馬為奇養歲費馬價四千餘兩盡大
 戶小家而役之諸州縣驛傳皆得輕省而泗
 人驛傳之偏重歲費夫馬價幾四千兩亦盡

夫戶小家而役之噫積弊深遠不惟官府不
之問雖百姓亦由之而不知矣詩曰可矣富
人哀此孰獨

賸貽驛傳先為濠梁驛驢九頭

并泗州迺運所水夫二名今加協濟北河水

夫十二名共該價銀二百九十八兩有奇天

長驛傳先為王莊驛站馬四匹今加協濟北

河水夫二十三名共該銀三百九十兩有奇

肝貽舊編驢頭水夫止憑里甲報銀二十餘

戶動經一二十年戶歲出銀至六七兩實乃

糧差額外之數謂必埃其消廢乃隹易替其

餘無慮千百餘戶俱無驛傳延訓嘆曰獨力

則不勝衆輕則易舉同為民焉同為役焉而

何不均一至是執乃計其歲用價銀二百九

十八兩令縣官審定槩縣戶則高下通融均

派於上六則一千五百八十四戶各出有差

其下上等三則人戶俱無所與天長於秋糧

人戶帶徵蓋肝貽驢頭之永患自是除之天

長民戶之困亦少息矣或乃謂于私凡此泗

州并二邑賦法畧具然亦賦之而已矣而未

及以政也亦損之而已矣而未有益也何

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
者莫深於易象易之取象損下益上曰損而
損上益下曰益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政
賦損益之大義也方今

聖明在上渙詔屢頒誠有所謂言及稼穡艱難則

望問上下相匡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

同慮議息征徭有司奉將

德意夫何事而不當以正且益為哉善乎真文忠

公之言曰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

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

四事自勉而為民去其十害何為四事曰律

己以廉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事

不潔雖有宅美莫能自撫民以仁為政者當

贖故此以爲四事之首撫民以仁體天地萬

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存心

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以公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泣事以

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勤當官者一日不動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

聖賢猶且日吳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餘乎

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

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

民之所以受害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獄者

大命豈可不戒聽訟不審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

小有私曲聽訟不審則實反虛虛者反實矣

苟其淹延囚繫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困圉之

慘酷用刑刑者不獲已而用之體膚即已

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慘酷加之乎今

味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紿罪豈官吏

逞忿行私者汎濫追呼有持引之需有出官

平不可不戒汎濫追呼有持引之需有出官

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招引告訐告訐乃

至於破家其可汎濫乎招引告訐敗俗亂

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

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

皆係非法重疊催稅使稅出於田一歲至再稅乎有稅不可為也

誰之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

鈔雖給而籍不消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

其擾矣甚者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

蕩產鬻妻賣子往往由科罰取財稅民間自二

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科罰之政與縱

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縱

吏下鄉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非

捕盜皆不低價買物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

可差出低價買物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

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數買視市

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著民戶

何以右泗州新守袁子則已大書揭之堂楹

實恭協和政之為道不外是矣若益之時義

則所謂食哉維時蓋莫先乎農者先王之法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本州慮

小民耕農之艱也於是為之租牛七百餘俱

小戶每六人共領大戶牛一犏為二隻輪日

用心餵養相助為耕候秋熟六人共辦還大

戶租價銀一兩二錢仍思冬月亦用草料須

六家預為之備不許失誤致於倒死及盜賣
等項如此庶貧民求得牛以力
耕而富戶亦有利而樂為矣
每年春三月
散給黃豆子種九千七十石五斗城鄉無種
人以上為一保置立小牌共牌九百七十三
面計九千八百人人給黃豆九斗二升春三
月散時明許扣除四升作為折耗九月交還
仍要九斗二升每保中推一人為保長及與
餘人互相保抱督勸收放之時大戶須一保
齊同面用印烙官斗依理收放不許多收滿

尖及攬雜低假違者究罪重罰半城滄湖打
手一百九人原借黃豆五斗亦依例收放內
除折耗二升各鄉隨便收
放富戶共一百四十一名秋九月散給豌豆

子種九十八石并巡按察院借給麥種銀九

百八十兩小民每牌保但還完黃豆子種九
石二斗者富戶每人散與麥種銀

一錢并豌豆子種一升候次年春三月交還
仍領黃豆子種循環往來永不收息其詳具

下卷勸農碑石巡按察院准借糴本實在銀三千七

百五兩四錢一分嘉靖六年正月初六日申
蒙巡按御史劉公批看得

借種借銀無損在官之錢糧而深濟小民之
急用仰將本院原銀數內動借千兩分給天

長四百兩貯貽六百兩一體散敘永為定規
本年八月十八日又申蒙巡按御史郭公批

給散糴本九百八十兩買麥佈種次年交還
真寓起情勸耕野辟民聚之意仰即着實舉

行本州各依奉散敘其麥種銀九百八十兩
者見收城鄉富戶處餘皆見貯州庫後之君

予得此而權夫歲之登耗以節輕重之宜其
庶乎古常平之遺吾農亦少免於豐凶皆病

也泗州并貯貽預備糧儲原各有在鄉倉四

今惟各在城一倉泗州見貯稻麥雜糧僅及

一千五百八十石有奇貯貽為稻米二千八

十七石有奇天長倉為雜糧四千一百五十

石有奇泗州見貯皆予署州事所積常為養
濟孤老及或二驛廩米之需外此不

以他州也丁亥九月府牌備奉察院行仰遵
將法在庫無礙官銀盡數查易稻穀上倉收貯

得法以備賑濟于時本州別無官銀止據本
倉見貯及予勸農豆子種共稻豆米麥為一

萬百石有奇即以具報而不悟察院糴本之
設原皆備賑者耳乃拘泥不敢動故今所積

詔條

恩詔

止此而已其後始開肝貽縣所糶貽二千餘
 石皆察院官銀天長亦多上司贖罰乃本州
 豆抄牌具在明有動過官銀起數珠悔也
 今此或遇有秋其及時請而圖之但又不若
 平糶之法時行或糶以利農或糶以
 民而實不虧於原本惟在處置得宜而已若
 米麥久積則腐不可食而散舊易新隨所
 意願抵斗以償下濟民艱上備儲積固非青
 苗法之倫也近日
 可謂詳盡具載災患嘉靖六年旱蝗之下
 特其出入之際奸偽易生非利即害蓋有
 愛民如子處官若家之心則可耳按景泰
 舊志泗州洪武二十三年創建各鄉預備倉
 凡四所州治西北六十里
 有袁家倉東北六十里有蕭家倉西北四十
 里有侯家倉北六十里有蕭家倉西北四十
 里村莫家莊木場四處天長原惟一所在縣
 雷村莫家莊木場四處天長原惟一所在縣
 治南亦洪武二十三年知縣呂貫建其志稱
 歷歲蓄積既富倉不能容性性置之民間防